

## ● 遊巴黎城略述

本誌主筆范君遊法歸國後於十月十五日開智進德會假河城樂會爲演場。范君在此演述旅行中見聞聽者千餘人無不拍掌稱羨茲略譯其演辭如左。

西諺有云「遠遊歸客易作大言」今日鄙人向列位演述數月間遊歷法國之光景於開演辰忽憶及斯諺心中不覺有所提醒夫喜大好勝人之常情細思此諺語無亦彼遠遊人必以爲自己所經歷之地所見聞之事視諸他人殊爲特別吾其可借此特別之境界炫人耳目聽其間異鄉殊俗任意增其神巧以沽自己價值確知聽我者亦不以我言爲誑也若是則斯諺亦有深遠之意義而適合乎人世之常情鄙人何人斯未敢必其能脫離此等常情然今回之演說鄙人亦凜然自警曰吾將以最誠實之辭陳述於列位勿效某寓言部中所敍的遊士歸辰告人曰「遊歷中曾目擊其與屋齊大之蘿蔔也」

鄙人旅法四月往返海程二月前後共六個月鄙人此行雖爲馬賽城賽會委員然以余蕞爾一個書生對於斯會有何等地位靜言思之余殊未有可以「賽」於人之資格故對於賽會之任務余請謝不敏也。

余旅法於數月間凡耳目心智上之觀感不一而足今於短辰間欲向列位敍述恐不能盡詳且亦未知當先從何種事端說出也余將遊法辰心中預設一想曰嗣來我人生活於大法保護之權下貴國文明已亦心焉景仰然未嘗親履其地何啻從遠的望彼絕巧之畫幅雖彼畫幅已經幾畫工之手傳影移於我前然望之殊玄妙而秘隱無從得其真相吾將親臨貴國以觀察其文明之真相

爲何若。故於余足履法境之辰。種種詳加觀察。凡耳之所聞。目之所遇。皆余之學課。而更增余以無窮之感覺者也。

以彼法國爲世界之文明的大國。其勝景名蹟也。不知凡幾。欲一一遊觀殆遍。非數年之力不爲功。余因辰間短縮。而遊跡亦被其限制。抵到辰與歸辰。計前後在馬賽城僅一月餘。往里昂者數日。憑吊戰場者亦僅數日。其餘幾達三個月。旅巴黎城。蓋余意中以爲巴黎城乃法國之中心點。欲觀察大法之文明。無逾於觀察大法之巴黎也。

德文士亨諾先生(Henri Heine)曾云。「法國猶之乎一大花園。羅盡奇花異草。合成天然絕巧的一束名花。而這一束名花。卽巴黎城是也。」三月間。余得賞玩此等名花。其花之餘香。至今猶彷彿於余左右也。歐書有云。某教皇於接見異邦遊客。晉謁之辰。必問之曰。「君之遊羅馬城也。幾久。」若客人答云。在羅馬纔數星期。則於陞辭辰。教皇以『Adieu』一語復之。謂其相永別也。若客人答云。在羅馬已五六月。則於陞辭辰。教皇以『Aurevoir』一語復之。謂其另再會也。

遊客之臨巴黎城也。亦然。若僅泛遊於數星期間。則對於斯城的景致。未必有精深之觀感。臨去後。無復有重來之想。若旅遊達到五六月以上。箇中風味。稍有領會。則於臨去後。感懷無限。將來必有一日舊遊重訪。方爲慰心者也。

前世紀之大文豪大思想家傑斯(Goethe)先生。曾極寫巴黎城云。「欲知巴黎城爲何如。則宜設想某一個名都。集合國中無數之名人傑士。日日相與交接談論。競爭愈進愈勵而不止。且又搜羅收拾寰球上造化無盡之貨寶。人工絕妙之美術。陳列滿前。爲考究家之資料。其間一條街。一疊橋。古

代之紀念在是。一間屋。一層樓。歷史之遺跡在是。又回憶於近代百年間之辰光。此地所出現之人。物。謨離繫 (Moliere) 也。福祿特爾 (Voltaire) 也。的達露 (Diderot) 也。之諸公所發闡之特別的思想。之新奇的理說。想五洲四海之大。未若此地之完且備也。噫。此巴黎之所以爲巴黎也。」

因是故巴黎城向來曾得稱爲「世界文明之腦」云。

夫欲知此文明之腦之作用爲何。若則。竊想須從其腦中精細之各機關。詳加剖晰。質而言之。則須研究關於國土之氣味。何若。人民之心理。何若。而非僅就眩耀奪目之外皮相爲有得也。余今有一言以盡之曰。欲了解大法之文明。則須先感觸巴黎城之魂。而此魂則活潑而靈敏。殊與人覺者也。易於感巴黎城非是爲一個都市的。而正是爲一個世界的。此語也。乃昔辰佛蘭梭 (François) 皇第一致書于舍利經帝 (Charles Quint) 之書中語也。果爾。巴黎城固羅盡世界間之奇狀異彩。精也。粗也。美也。醜也。五光十色。無不備具。而其間一狀一彩。各盡致以互呈於人世。若遊人一臨其地。僅從物質上觀察。而不從精神上觀察。想未足以知巴黎之爲巴黎爲何如。欲其品評之無誤。殊亦難矣。

世之遊巴黎者。多視巴黎爲歡樂馳逐之場。任意放逞而已。然巴黎之名譽。之價值。之特色。之興趣。不在於歌樓酒店舞場劇館間也。夫此花天酒地之場。特不過供爲世間蕩子買笑消愁之地耳。即巴京人士間亦有却足遠避。而不敢近者。若徒以此概論巴黎。其誤謬殊甚。

巴黎第一之特色。卽爲最新與最古兩美俱備之光彩是也。自吾人眼光的觀察。則此兩美。非特不相反。而更有融和之景象。使巴黎成其爲特別之靈氣。世上各名都罕及之者。吾人試遊歷於一大街上。汽車逐隊而馳。百肆千塵羅布左右。其鬧熱者爲何如。忽於鬧熱中。辰發見狹小之巷。其間有

古屋焉。古牆焉。無異昔辰村落。使一入其巷。則必能考得某某之遺蹟。某某之古碑。某某爲中古辰代之教堂。某某爲復興辰代之石像。夫我南人原以有慕古之根性自命也。然細思之。我人慕古之根性。必不及法人。何也。以我人徒知慕古。而不知存古。卽如現下之昇龍古都。吾儕所保存之古蹟。凡幾。噫。鄭宮黎殿。憑吊無由。近者如斯。遠者可知矣。法國之巴黎城。則不然。非特古辰之宮殿樓臺。至今猶矗然存在。卽尋常遺迹。而有關係於國家之故者。後人猶珍重而愛惜焉。今世之人。一遊其地。彼都人士。猶可導引而指之曰。某也爲亨利帝第四被暗殺之地點也。某也爲拿破崙帝少辰。纔抵巴京預備入軍學之停車處也。某也爲福祿特爾先生日夕所常倚立沉思之欄杆也。西諺有云。[巴黎城非旦夕可就]。果爾。巴黎城之所特異於世界各名都者。以其含有古辰之况味也。吾儕試思今日美國之紐約 (New York) 之佛蘭西哥 (Francisco) 各都市。其街道之廣濶。樓閣之華美。想必倍屣於巴黎。然清高的况味。較諸巴黎殊多減色。蓋由這等都市。特不過新辰代之組織。殊無深遠的歷史也。巴黎城之中間。有蓮江 (Seine) 一條。貫流於自東至西之一線。分城庸爲兩部份。每部份之性質亦互異。江之右岸。卽爲繁華鬧熱之場。凡大街市大宮殿及高樓巨廠。都於斯焉聚集。江之左岸。則於癡犀 (La Cite) 江及聖路易 (ile Saint-Louis) 江之二島。爲巴京最古之部份。古昔辰代方法國尙爲骨 (Gaul) 郡之地。巴黎城尙爲魯德斯 (Lutèce) 之村落。其發蹟。寔基於斯二島中央政府之各部署上。流貴族之各別墅。及各大學校。合名之爲「拉丁戶」 (Le Quartier Latin)。都屬蓮江之左岸云。

余纔抵巴黎。卽於拉丁戶中寄宿。以觀察學生諸人之性格之態度。其學生可千萬計。非特法人。而其間亦多各國之遊學者。最焉者爲近東及遠東各國。如路馬尼 (Roumains) 塞維爾 (Serbes) 波蘭

(Polonais) 哲克 (Tchèques)

及印度。日本。中華。各國人都投學法國。以輸入泰西文明之精粹。聞中

華人留學於各中學並各大學之員數。可以千計。夫於此千萬成羣之學生隊中。安保無莠之亂苗。穢之混玉。世間風流公子。紈袴王孫。借遊學之名。馳逐於極樂場中。以花父母有用之金錢。想亦有義俠之公理。挈身遠來。研精彈思。以學習其拯救祖國濟度同胞之術。俾歸辰以之傳播於自己的民族者也。我亞東日本之遊學生。其懷抱何等偉大。彼所學者乃經邦濟世之學。而非是覓衣謀飯之學者也。余言及此。必列位急欲得知我國諸學生之光景。而問余曰。「貉雄兒孫今日遊學於法境。其志向爲何若?」余請答之曰。南學生之旅居巴黎。大約可三十人。而其間多是昔年從征戰罷之後。留此傭功就學。以覓得一個卒業之文憑者也。夫我南留學諸公。其行動舉止何如。余未之詳悉。安敢概作品評。然余有得於南圻友人某所敘述一事。殊可向列位告者。「近日余友來訪一親人。留學於法。已考中某大學卒業文憑者。余友問諸卒業先生曰。先生學成歸國。其所向之目的何在。卒業先生曰。余也。幾年遊學。辛苦備之矣。今已及第成名。余將假遊數年。以適吾志。余行將與貴國一美婦結婚矣。巴黎城現辰有最新最奇的跳舞法。如 Shimmy, tango, fox-trot 種種云者。余更學習此等之跳舞新法。歸國後。余置身於官界。一遇公宴之日。余赴宴於正帥府副帥府之宴席中。「跳」歟「舞」歟。無不如法。俾旅南之法人。皆知我已學得巴黎城之風流的樣子也。」余友言纔至此。忽嘆息謂余曰。「可惜哉。某卒業生。」噫。某卒業生誠爲可惜。然吾人安敢爲某惜。蓋以某之志願若是。今達此地位。於某亦可謂心滿意足矣。可惜者。我同胞常以國家進化之前途奢期望於旅先生們也。

拉丁戶惟聖眉支 (Saint Michel) 大街爲最鬧熱。每晚自黃昏以達午夜。各個茶樓酒館之聚集以學生們居多。或追歡於羣花。或談心於知已。誠爲佳人才子聚集之場。然此地之所謂佳人才子。較諸其他各地。更有特殊的氣味。蓋多情郎子多屬學未成名之青年。腰纏無多。不敢作千金買笑之豪興。而紅顏亦能以寬格見諒。無爲黃金蔽青眼。如上流妓女們也。人謂斯街於歐戰前。頗更爲鬧熱。今殊減色云。

余旅巴京辰。常用餚於聖眉支街之貝隆都雲 (Bouillon Duval) 飯館。在巴京惟各都雲飯館爲最著名。原前有名爲都雲者。起立一粥行。其粥料且精潔而滋補。消售日衆。繼而營飯店。亦日見其利。售焉。於是而都雲之飯店馳名。且遍立於巴黎城各地。約三十餘支店矣。語其極花美之陳設。極昂貴之價值。必有較勝於都雲者。然以都雲店招接之態度。物料之清潔。價值之廉平。洵有特別的體式。夫貴國人營商團體。個個各有特別之體式。宜乎得世人之信用也。余非好奇。然亦歷嘗各飯館之况味。有一飯五六十佛蘭者。亦有一飯一二三佛蘭者。間有於昨日爲某店上座之貴賓。而隔日又與某店之陪丁並桌而食。令人覩之。引爲詫異。然此豈異事哉。遊客之仁務則然耳。

余之寄宿舍。在碧蘇瀝 (Bertholle) 街。每日經過聖眉支街。最少亦有四次。故聖眉支街之光景。常牢記於余心坎。至今猶歷歷在目也。自寄宿舍至飯館之距離。約二吉米。統計之余。每日之走路。亦達八吉米之數。况又遊觀各地。無復有暇日也。巴黎城之可供余玩賞者。不一而足。余三月間。疲於奔命。所瀏覽者多矣。而今尚覺有莫盡之憾。可知其都市之寬闊繁盛者。爲何如。方余抵到辰終日窮。余之足力。雙腳爲之漲大。幾於舊鞋難於穿著。迨阮君文永買得一副汽車備用。而余等之遊可以

任所欲往矣。阮君善於司機。以巴黎肩摩轂擊之都市。而君能於各生路中。駛行如意。不發生何等危險。其才殊可稱羨。吾儕利用此汽車。以泛遊於巴黎城附近之各地點。錦繡江山。一一呈露於余眼前。每於車行迅速如風如電之辰光中。亦不知此行當以何地爲達到點。及其遊之目的者何在。間常失路而妄馳。夜半而不及返者有矣。噫。余輩亦可謂遊客中之狂者也。然以其狂遊者。而竟生警察局之注意。蓋阮君纔購汽車之後。又適我皇上抵達巴京之辰間。凡各國君主之駕御。巴京斯城警察有護衛之責任。忽無端發見有數個越南人。非扈駕部之侍從臣。而終日馳車遊遍於都城之各地。况前此在柏林。纔發生暗殺德首相 Rathenau 氏之案。又於倫敦 (Londres) 地。繼發生暗殺元帥威爾遜 Wilson 氏之案。警局愈增其驚疑。而余等所履之地。無不有偵探尾乎。其後余等知彼警局之誤會也。於是終日疾馳。縱余所之。使彼輩疲於奔命。迨其後尾予者日久而心厭。值兵亦見收隊矣。此等惡作劇。殊可引爲笑話者也。

在巴京之汽車。可億萬計。試立乎庸面。以覩街外之光景。則羣車結隊而馳。繹絡不絕。縱有人焉。欲由道左以趨過道右者。須待衆人成隊。由警兵示誌號令。各車停駛。然後可以趨過。街市上之紀律甚嚴。而警察兵執行之責。亦綦隆重。夫巴京之警兵。既具有權力。而且講法度。對行路客。常有指導保護之義務。非若在我國巡行街上之貴警察諸先生。徒視人如草菅者也。吾試引左敍兩事件。足以證巴京警兵之資格爲何如。

一日屬地部總長沙露公。偕我南派員往訪馬爾尼河上之奴陵義士祠。公與南圻議員烏達雷 (Outrey) 先生同乘屬地部之汽車。繼及我派部諸公之汽車。抵達某街首。炤警律。則某街路窄。應禁止汽車之行駛。故警兵示以禁止號。沙露總長遂下車與

某警兵聞說。且告之曰。「余爲大法之屬地部總長也。」警兵對之曰。「街市上有紀律在。余不敢徇官人以放棄自己天職也。」然車行已誤落於街內。勢不能折而他往。沙露公遂向警兵而端認之曰。「君其放余車一行。縱有意外危險。余請自認其責。」於是警兵方準經過。又巴黎之各大通衢兩傍。都有高樹茂草。可以供遊人憩息玩賞。路傍常置鐵几。俾行客便於貨坐。凡貨一座位。終日之價約五仙。或一毛不等。如 Champs Elysees 大街。乃巴京第一之大通衢。衢之兩頭。一爲 Concorde 公場。一爲 Etoile 凱還門。衢面平坦。鋪以小木板。漆以黑煙膠。車行其上。何啻氈板上之走彈丸。寂無聲響。每於夕陽西墜之後。紅粉美人。長衫文士。徜徉其上。遊賞自得。辰或遠方遊客。坐息塵勞。結天涯風月之緣。覽異鄉花草之勝。熙來攘往。何樂如之一。一日余目覩某先生。如英人美人的丰體。手移一几於樹隅。憑坐以閱報。少頃一婦人向前而告之曰。先生其惠給貨費。蓋某婦司發票收貨之役也。某婦詰之者再。先生均搖首不致答。終遂拂衣而去焉。某婦欲尾之。忽警兵上前阻止之。曰。「婦乎。婦乎。可以已矣。可以任彼去矣。吾其保全我法國之名譽。」噫。某警兵一語。其高尚之意。想爲何如。噫。在巴黎城之警兵。爲不愛錢不剝削行客之警兵。回視在我國各市之警兵。又何如者。

在巴京之運送法。以汽車運送者居多。車上有指定租價之錶。凡車行數百西尺。則於錶上自然隨其路程。躍出某某數字。愈行則其數字亦愈轉易焉。抵達辰僅。炤錶中之數字。以還租費。無勞再爲計算。馬車亦有之。然人之應用者無多。其尤適於應用者。爲大汽車。車內多置搭客之坐位。無異於電車云者。且車之行駛。都有一定之道路。又有街上電車與隧道電車二種。在巴京之隧道電車。其組織之法。最爲奇妙。因街上大爲鬧熱。地面不足於運送之用。故須鑿成地道。俾增多一層之運送。

法於是而巴黎城之地下。又更有一巴黎城矣。地下電車現有兩公司。一爲米達魯 (Metro) 公司。一爲訥瑞 (Nord-Sud) 公司。仍米達魯公司爲較大。故通俗常謂地下電車爲米達魯電車的。米達魯之電車道遍地組織於巴黎都城之下。縱者橫者迂迴者徑直者如蜘蛛網然。且或穿過於江心。或露出於空際。或上或下。隨其地段而異。且於數街之距離。各地道又相聯合。往來如織。地面上之各街首都有廣寬之梯。備客陞降。凡欲乘地道電車者。購一個三十生的之票。可以隨意遍遊地下之各道。大要不離出地面上。若已陞地面上。則這票作廢。欲再遊者須再購別票。雖然使徒作泉下遊。而茫然不知其端緒。能無令人生厭。故欲乘米達魯電車者。須先閱巴黎地下地圖。了解各個連絡之地點。並可由此車改搭他車之地段。而後可以發生遊行中之興趣。余初抵巴京。茫然若墜身於五里霧中。高低冥迷。不知方向。一日余試遊米達魯電車。因未曾閱過隧道電車地圖。故苦坐於黑暗之車道中。約一點餘鐘之久。及其後見搭客皆下車而上。余亦隨上方知是處正離開巴黎城庸之外。而自己已週行於巴黎城一遭也。是故凡外客初抵巴京。須熟悉巴京之地圖。以資遊覽。各車道均有對照之準。若能了解而無誤。知參酌各地段之應用法。則所至殊無片刻的差錯。巴黎城各街道之數。約達四千餘街。地下之電車道十條。每條停車之地點最少者亦達十個以上之正店。其商店者無論已。汽車之運送路共四十三條。地面街市上之電車路共一百二十四條。故初抵巴京。僅從地圖上觀察。殊令人智昏而莫知其端緒。然日久加心細認。則瞭如指掌。遊客於遊行中。若能常備一地圖及伊城之目錄表。其獲利殊非淺鮮。

余寄宿地點之附近。有一街謂之爲都音街 (Rue d'Ulm)。是街有巴黎城著名之高等師範學堂。學生

們常謂之爲都音堂。*(La maison d'Ulm)* 堂之附近爲邦斯溫。*(Pantheon)* 地點。卽爲法國諸名人之紀念殿是也。是殿之建築極其偉大壯麗。全以石砌成。望之玲瓏如一絕大之山峒。長一百十四尺。濶八十二西尺。上砌一圓塔。高八十三西尺。由塔上四望。可以收拾巴黎城之全景。殿之前面有絕大之石柱凡六。上有一扁額。雕刻各個神像。祖國之神立於兩自由神及歷史神之中間。以名譽之花圈頒賜於有功於國之各名人。右邊則雕刻其對於祖國之文學、科學、美術已立得偉大事業。如福祿特爾、盧梭諸公云者。左邊則雕刻其古來既爲祖國立得武功之諸將。此諸將之第一人物。則爲拿破崙。帝蓋其辰。帝猶是通那坡奴。*(Bonaparte)* 大將之辰也。這雕刻扁之起工。始自一千七百九十年。其手工極巧。用意極深。後人稱之爲法國美術上之絕品。於這偉大之扁額下。以黃金字誌一語云。[國家感謝諸名人之恩澤]。余每日經過於邦斯溫殿之前。目覩文明國對於各名人之紀念。何等莊嚴隆重。心中無限感服。一履殿上。更增余以崇拜心。蓋可令吾人崇拜者。以彼諸名人能樹立功業。使其自己祖國之同胞。增其榮譽。自己祖國之江山。增其光彩者也。彼空峒之殿中。別無他物。惟各個畫圖。各個真像。於石面繪出法國歷史上有名譽之事迹。及上古著名之各人物而已。於正殿中。有一巍峨之像。形容法國十八世紀時代革命家開創之大功業。像之下。有題諸革命家之誓語云。[不自由無寧死]。*(Vivre libre ou mourir)* 殿中之各畫幅。最著名者爲名畫家比偉的沙雲尼。*(Puvis de Chavannes)* 先生所寫出貞尼偉繫越。*(Geneviève)* 聖母。於第六世紀時。曾拯救巴黎城被匈奴侵入之日之事迹。蓋邦斯溫殿。昔時爲貞尼偉繫越聖母之祠堂。其後增其式廓。而轉成法國各名人之紀念殿者也。殿側有聖衣顛都蒙。*(Saint-Etienne du Mont)* 寺。寺中有一聖母墓。今日善男信女之崇拜。

者尙衆於邦斯溫殿之地下。又砌一層石室。以尊藏各名人之遺骸。最大之墓爲盧梭 (Rousseau) 福祿特爾 (Voltaire) 偉蘇亞利哥 (Victor Hugo) 諸先生並碧司雷 (Berthelot) 先生及其夫人。以婦人而得合葬於邦斯溫殿中者。惟碧夫人爲第一人。先生爲近代科學哲學之著名人物。夫人自適先生後。夫婦相敬如賓。以家庭和平之福陶造衆子。都能於祖國立得有名之功業。迨至暮年。而敬愛之念始終不渝。適夫人病。先生竭力視湯藥。終無效。夫人謝世時。先生招衆子而告之曰。『汝母旣沒矣。然余之身體亦漸覺不舒暢。』於是先生入寢室內。憑几稍憩。其後家人不復見先生的舉動。相率往視之。則先生已隨夫人而同逝。遂成其爲百年偕老之白頭夫婦也。政府以國禮送葬。而夫人亦得分其榮譽。觀此。則可見政府既能崇重其對於祖國有功業之名人。而且能崇重其對於家庭有功業之賢婦。噫。婦人如碧夫人者。誠可謂事夫盡道。教子有方。宜乎今日於紀念殿中。與先生爲同穴友。令百載下之人。憑吊斯地者。無不敬慕其芳名者也。

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因第一次之停戰紀念日。政府遂舉行恭迎民國偉人林碧達 (Gambetta) 先生之心。以尊置於邦司溫紀念殿之大禮。先生乃民國之大政治家也。於臨終時。曾遺囑曰。『請以其心贈祖國。』蓋先生生平爲國事盡瘁。至死猶欲以其心肝寄諸祖國。表明無所愛惜之意也。公逝後。公之諸友。遂剖取公之心。浸入藥酒。留貽以至今日。又於去年法國總統偕政府各要人與上下議院各議員。同抵邦司溫殿。舉行恭迎飛將邱尼米 (Guynemer) 少佐的武功紀念扁。入殿之大禮。其少佐之遺像。則俟日後另豎立云。噫。法國之崇拜名人。何等其尊嚴莊重也。回視我國巫蠱祈禱種種迷信之陋習。能不令人汗顏者哉。

## 遊巴黎城略述

百三十

從邦司溫殿直出便抵力森堡 (Luxembourg) 公園。這公園在法國上議院之前面。此即爲巴黎城之第一公園也。園之面積約二十五西畝。其組織之式爲復興時代之式。且這公園之設立與現下供爲上議院集會場之力森堡宮同時。園之內容某爲石像。某爲水池。某爲草席。某爲花褥。五光十色。媚於我前。無異百花之錦園。之林木皆數百年來之古樹。各各成列。樹下街路光潔。遊客時或散步賞玩。其間最特色者爲洋梧桐樹葉垂如傘。吾人試立於上議院之階前。一條直望於園內之光景。無異最長條之花錦鋪列於兩樹林之中間。邈乎莫知其終極。蓋斯園與天文臺之公園相通。宜乎一望無涯際也。夫文明國之組織。這等公園是何啻羅蓋世間之奇花異草。貢獻於遊人眼前。俾得玩賞怡適。而且也園中陳列各名人之古像。令遊客增無限之紀念。力森堡公園之最清幽雅淡者。卽爲米的西 (Medicis) 之水池是也。此池以石砌成。爲圓椎形。中間有一幅雕刻希臘神仙之古跡。湖之四面植梧桐樹。葱鬱可愛。泉飛瀝冽。百鳥嚶鳴。誠林泉天然之趣。而加以人爲之妙手點綴成之者也。兩傍各設以几。遊客於斯憩息賞玩。然是處之遊客。又爲一種特別人物。非同閑熱場中之遊客者也。不爲騷人畫客。卽爲寡婦愁姬。借幽泉靜鳥之緣。逍遙竟日。而禽也。亦依人爲忘機友。吾見其樹間之羣雀飛薄於遊客之面前。棲薄於遊客之坐椅。而曾無畏避也。余之在巴京。每於日夕來此一坐。覩異地斜陽之光影。余心感想爲何如耶。

前者已言余所寄宿之地區。爲各大學設立之地點。巴黎大學開設於芻本尼院 (Sorbonne)。院之建築極其壯麗。廣八十西尺。長二百五十西尺。起築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一千九百年始成。原前爲十三世紀芻本牧師 (Robert de Sorbon) 講經場之故址。故謂之爲芻本尼院。規模偉大。洵可爲世界

名都的大學之場所。院內惟有文學班<sup>(二十)</sup>九課、科學班<sup>(二十)</sup>五課屬於巴黎城大學。其餘醫學、律學則開設於附近之別院。又有一極大之書院。藏書之數約六十萬部。以備各教員及各學生臨辰考究。前正面有石像凡八。形容各個科學。如化學、格致學、物理學、數學、歷史學、地輿學、哲學、考古學之類。院內牆壁皆有名畫。諸家所繪之圖像多屬於史學之事蹟。芻本尼院內最焜煌之部份。即為大演說壇。面積廣闊。凡屬於學界之大演說或大集會。都於斯焉聚集。演壇上最奇偉之畫幅。由名畫家比偉的沙雲尼先生畫出。名為「學林」之圖。是圖有各個神仙坐於樹陰下之流泉畔。而講論學理。壇前之半月欄。有坐像凡六。即為 Sorbon, Richelieu, Rollin, Descartes, Pascal 諸先生之像。都是有功於法國學界之人物。

余得於芻本尼演壇預聽演者兩三次。而最隆重者為舉行「古亞洲研究會」之百年紀念日。並同時舉行參坡隆(Champollion)先生發明埃及古文讀法之百年紀念日。是日有總統眉黎陵(Millerand)公為之座主。聽講者約五千人。各國均派遣博學家代表預會。並順序各致祝辭。埃及之代表頭戴紅帽。如我地印人所常用之帽。亦以法語一演文致祝辭。極雄偉。滿座均拍掌稱讚。埃及代表某先生所演之辭意。大概謂先生之祖國。賴有參坡隆先生發明之功。而至今日世人得考究埃及古時代最顯著之功業。此等功德。殊令埃及之人無時或忘者云云。

余抵巴京時。約五六月之交。各學校都取次放假。故余不得多於各校聽講。然亦於芻本尼大學聽講者兩次。前一次為沙尼氏 Schneider 教員。所講屬於法國之美術的歷史。伊教員批評十九世紀初期之某名畫一幅。於批評時。就地攝電影。俾學生易於觀察。第二次為羅碧綦(Lapicque)教員講

解屬於「生理學總論」之一課。此課前此奔悲 (Paul Bert) 大人未蒞東法全權之時。已於此校作講官也。伊教員有導余參觀校長文房。即爲前此奔悲公之文房。

余嘗讀中國人之法京遊記。有云「凡遊巴黎城而不瞻拜拿破崙帝之尊陵者。非真知巴黎城也。」噫。此語殊爲過當。雖然。英華歷 (Invalides) 院及拿破崙帝尊陵。亦世界建築工程之紀念物也。是院自路易 (Louis) 帝第十四起築。以養育老弱殘疾之各兵卒。至今修理之爲軍界之博物院。院內有陳列歷代之兵器戰具。如槍劍及武裝之類。約萬餘具。又別一部份。供爲巴黎城總司令大將之衙門。內邊有一圓屋。高可百西尺。屋之中間鑿成一地下石屋。陞降之級。以錦石砌成。此即爲拿破崙帝之墓是也。墓基長四西尺。濶二西尺。蓋以全色之紅剛石。這石由俄國尼哥拉帝 (Nicolas) 所贈。紅剛石之下有一陛。亦爲全色之青剛石。墓之周圍。列侍石像。凡十二。形容拿帝十二回之戰績。內邊豎帝像。高可三西尺。身著大朝服。望之凜然若生。由石級下須經過一銅扉。然後可入帝之佳城。銅扉深鑽。左右兩柱有像各一。爲「文昭」「武烈」之形。扉之前額。有扁署帝之遺囑云。「余欲余之遺骸。得葬於蓮江岸。俾與生時余所酷愛之法人民相近。」法國人承帝遺囑。於此地營佳城。一般遊客因得於此瞻拜。歷史上夫大帝之餘靈。夫大帝已於數十年間。演出掀天揭地大事。震動全歐。榮之陵墓。則死於彈雨之下。以馬革裹尸。均爲痛快。外此一切虛泛。徒爲掩人耳目之具。何足道哉。余旅巴京。欲得一夕參觀法國下議院。俾知大法國之各議員先生。較與我大南國之各議員先生。

其光景爲何若。然余請有簡直之一語。敬告列位曰。雙方相同之點。或者僅「議員」二字之名稱。若夫恬靜禮讓之態度。未必大法之議員諸公能與我大南之議員諸公若也。欲參觀議院之會員時。須領一參觀票。方得入院。這票必由各議員或由各總長之介紹請領。外國人欲領參觀票者。又必由本國公使請求於外務部。余幸得結識某某各議員。故得給票參觀上下議院者凡幾次。最幸者爲余入下院預聞內閣總理柏杏格雷 (Poincaré) 公演說之一夕。隔前數日。余讀報亦知法政府將被議院彈核屬於外交問題。並內閣總理不日亦須向議院爲之說明。但未知公登壇演說之辰期在何日。且每於柏杏格雷首相演說之會期中。觀者極衆。殊難得票而入。故余對於此回演說原不敢奢作預聽之希望。不謂於是日早。余往訪沙露總長於屬地部。因談及柏杏格雷首相之演說事。沙公云。今夕卽爲首相演說於議院之期也。公又質諸文房尙存入場票與否。然幸僅存其一。公遂爲余給票。而余得於是夕入場參觀柏杏格雷首相之演說矣。前此余以爲鼎鼎大文學家之柏杏格雷先生。其演說必多花美之文辭。然而否也。公登壇後。凡所講解。多作平易語。如談話一般。惟立言無泛措辭。極簡聲調明亮而語意曲折。一語一字。令人易於了解。公演解約三點鐘之久。面前置各個公牘。臨辰於紙上查稽年月及數目。初辰各議員皆寂坐以聽。其後極左之各議員。卽爲反對政府黨之議員。漸見嘈嘈然欲起論。繼一議員起立反對。前之人未終辭。後之人已繼起。左之黨則攻擊。右之黨則答辯。繼而掌聲人聲騷然齊起。而議場上成一鬧場矣。議長搖鈴。令各人靜默。然亦無效。遂大聲告曰。『若此作鬧。余另於今夕罷議。』少頃都見寂然。斯辰首方接前話。向議員諸公而告之曰。『諸公質問。余必待予之覆答。欲覆答之有顛末。必隨其事件之先後。取次解說。余不

能千百其口。而同辰向諸公齊說也。」雖然。左黨原保存前此之態度。間有數議員意中若攻擊柏杏格雷公之個人。較多於攻擊政府之政策者。於是首相遂挺身直立。向左黨猛聲以告之曰。「凡攻擊余之個人者。攻擊余之柏杏格雷者。余決不致答。若有犯法。余正有執法厲行之能力。」此語一出。議場中皆拍掌。惟左黨之各座。頗見恬靜。其後投票決議。則贊成政府之票。達於多數云。

此乃下議院於討論重要問題。其爭辯劇烈之光景。有若是也。吾人一覩此爭辯劇烈之光景。心中有何等之感想乎。彼淺見者。以爲國中分多數之黨派。執意見以相爭。殊非國家之幸。然試從事理之根本上考察。方知凡籌謀政治者。必有競爭。既有競爭。必生黨派。既有黨派。則於會談之日。難保其不相衝突。此爲自然之通例也。人類非特生存於無形之理想。凡理想所至。必有寔行之望。並必有如何寔行。以達於完全利益之望。然當設何法。以寔行之。此最終之間題在是。解決之艱著。亦在是也。若人人皆爲聖賢。有靈慧之見。有兼備之才。遇利益問題。便能解決其行爲之方法。若是。則競爭何從而生。雖然。世人非盡是聖人之儔也。縱有聖人在世。世人亦無從而知之矣。若是。則除却純乎思想之諸人物外。凡欲有所施展於世者。必須設法。以寔行其自家既經認可之意見。志向上已定。則斯時也。當勇往直前。期達最終之結果。非然者。必無成就之事功者也。然自我既以爲是。他人又指之爲非。自我之方面。未必爲他人所共趨向之方面。茲欲人人皆惟我之方面。是從。則必出與人競爭。而後可。既競爭矣。則斯時也。不復以理想說。而以優勢爲得勝之標準而已。總而言之。凡天下事。都是從強力上解決。公理、正義、人道。特不過世人之口頭禪。試觀大法國議場上之一夕會議。足了如矣。議員之數約五百人。每人由一地方之公舉。其資格性情。必不相同。而同集合於一

堂。以坐談國政。以大法國民所舉出之代表。必其人自有謀國利民之政見。在然於坐談時。個個各以其自家政見。而決定其謀國利民之寔行的計劃。則個個各持一見。以相對付。而彼此見地之勝。遙如何。縱至哲者亦不能作武斷之評判也。試如屬於右黨之各議員。則以爲欲社會之進化。國家之強盛。必須保守舊有之規模。維持秩序。並嚴防紊亂之舉動。然屬於左黨之各議員。則以爲世間之凡百困難。凡百危險。由現在社會體制。尚有豪富與貧民權力與奴隸之分別。一則恃勢而欺凌。一則俯首以順受。殊有悖乎人類之公理。故社會之舊體制。不可保守。須一番破壞。以繕造其適合乎人道之新社會。屬於中央黨之各議員。則以爲不宜守舊。亦不宜急進。須斟酌雙方而折衷之。左黨攻右黨爲腐陋專制。右黨攻左黨爲暴動擾亂。左右之兩黨均排擊中央黨爲猶豫懦弱。於此紛爭之場合。其曲直是否。決不可以一人之力爲之裁。決勢不能不提出於公衆之場。俾各各出面。以爲一回之爭辯。遂付決議。凡占多數之贊同者。爲得勝。夫多數者。非所謂強力耶。旣曰強力。則公理者。何在。抑無亦公理與強權可合而爲一者也。或者曰。若是。則關於政治問題。殊亦令人可厭。而議場與鬧市。何異焉。噫。興言及此。則我國議員諸公。每年一期。集合於河內城。請政府準之遊觀歌場影館。其優游自在之資格。不較勝於法議員。日日率往公衆場所。作焦唇敝舌之爭論乎。噫。此則含有悲觀的之厭世主義。時或可借此作解也。雖然。世間凡有見識之人物。必曉然於世局。非從競爭中來。決不能維持其生活。若無競爭。則雖有生猶死物者也。有議院必有政黨。有政黨必有競爭。有競爭而政治上方見其活動。此爲民族進化上不可逃之公例。我國民族未達到此等之程度。噫。此誠爲可幸之事。抑誠爲可惜之事耶。余請質之我國民者。

下議院之態度較諸上議院爲猛烈。然非是時時皆有劇烈之爭論也。常於無關重的事件之會議時間。則參觀者亦少。而各議員亦多缺席。一日余入場參觀。見所議者爲票價高下問題。由農部總長與某議員相答論。是日議場上頗爲靜默。議員之數僅三四十人。而入場參觀者寥寥三五人而已。余亦得一次參觀上議院之集議。上院之各議員多爲老成的人物。故於議論時不若下院之雄壯。雖然亦多有猛烈爭辯之時。且多由左黨之反對政府或攻擊右黨者。余入場參觀之日。適社會黨之議員某質問陸軍部總長屬於戰爭辰間。兵官曾誤結某某諸戰卒于敵前退却之案。處以死刑。其後查得這案爲冤枉的。而被死者均爲無罪之人。某議員竭力攻擊軍官輩之武斷。無故致人於死。且攻擊政府容縱此等武斷之行爲。其立言之辭最爲雄壯悲動。繼拍案而大聲曰。『果爾。非僅冤斃數人之性命而已。』列位曾一念及枉死諸人的家庭現生存之父母之妻子否。列位曾一念及彼等之寡婦孤兒。終身有無限之痛苦之悲辱否。最傷心者爲彼輩目覩回鄉之其他兵卒於戰勝歸里之辰。何者爲名譽碑。何者爲戰佩星。揚揚然炫耀於閭里間。妻子亦預分其光彩。而彼枉死者之妻之子。獨抱莫訴之冤。無窮之辱。被鄉黨人面斥而指之曰。『爾卽爲叛國的賊。或處死的囚之子也。』列位曾一念及彼孩兒輩之心事。曾經抱最深之痛感。而彼孩兒輩正他日之國軍云云。陸軍總長馬西訥 (Maginot) 公遂登壇而致答曰。『政府亦已知斯案之差誤。罪名之冤枉。然於戰務倥偬時間。此等冤枉的事。亦事勢上無可避者。且也無論如何。今已成過去之事。故死者性命無可挽回之勢矣。若然舊事重提。徒增傷感。殊無濟於事。爲今之計。政府既經認咎。另竭力爲彼死者之父母之妻子。施以救濟。或給以養老之資。或給以恤孤恤寡之錢。俾彼輩得資贍養。相安無事。况

於此猛烈大戰中國民因戰禍而枉死者可億萬計總之亦爲國而死耳」總長竭力解說然社會黨之各議員不肯聽請須追究其已枉結這各案之諸軍官云。

列位試聞余所敍之各事件則足知法國議員之資格爲何如若夫議場內之光景則已如上敍其劇烈之競爭亦屢見不一見極至以大聲相加者亦有之然究之都出於秉公謀國之熱誠耳故於

公憤激發之時雖有過當之言亦可相原諒也。

向上一回之敍述此都屬於蓮江左岸之光景或可謂之爲古巴黎之部份。今吾儕另並遊於繁花鬧熱之今巴黎的部份卽爲蓮江右岸是也。於未遊右岸之前余請先敍愛佛兒 Eiffel 鐵塔是塔爲鐵質建築上獨一無二之奇功其高度想世界之高樓巨塔罕有及之者。彼夫紐約之花路貝丁塔 (Woolworth Building) 高一百二十九西尺華盛頓之石柱高一百六十西尺埃及之金字塔高一百三十七尺而這鐵塔之高度爲三百西尺所以獨居其最他若製造之格式亦爲奇絕於千八百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起造至千八百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功竣其建造之辰間爲五十二年其鐵之重量爲七百萬噸以二百五十萬鐵釘共四十五萬西斤之重而釘縫二百三十萬鐵片以成塔脚露砌之石陞凡四每陞之面寬爲二十六方西尺其埋落地下之部份約十四十三西尺其起畫圖本及督工建築者爲愛佛兒先生故名之爲愛佛兒塔夫斯塔之高大若是而塔上之內容爲何如耶以余觀之愛佛兒塔誠可謂空中之庸市也塔分爲三層內有陞降電機 (ascenseur) 供游客之上落下層隔地面五十七西尺中層隔地面一百十五西尺上層隔地面二百七十五西尺其制愈上愈縮小頂上有一屋供爲無線電所下與中兩層周圍有道如市上之街道間有飯館者有酒

店者。並有兌買各紀念品之肆。且跳舞室。音器室。均具備焉。立於塔上之第三層。以俯視地面上之花園。無異於一幅牢人所織之錦。方圓青紫色。互呈。又試覩街上來往之各汽車。不啻羣蟻遊行於天花板上。又試以遠鏡縱望巴黎全城之光景。則但見葱蘋鬱鬱之形。宛然一個林份也。自歐戰後。方利用斯塔爲無線電。所若前此特不過供爲名都之遊玩的勝蹟而已。雖然吾儕試一思之。彼歐洲人亦可謂有雄偉的氣象。以三百尺高之鐵塔。供爲公衆遊玩之場。回視我國人湖山十步。花草一盆。限三尺戶庭間。別成宇宙。爲自家消遣計。然亦借此自命爲風流種子。瀟洒高懷。以自豪於世者也。較諸泰西人之精神之氣魄。能不大相逕庭耶。夫此精神氣魄上之不同。而優勝劣敗之世局。安知其不發源於此。

今請列位可偕我同遊於蓮江之右岸矣。余爲斯請。必列位間或有作難意。雖然。右岸之遊亦容易事。蓋蓮江水流舒徐。如順京之香江。非若珥河汪洋急流者。比且江面頗狹。經過僅二秒鍾。況於巴黎城中之蓮江面上。處處各有鐵橋。約達二十四二十五個。個個都是寬闊。兩旁各有欄杆。令人來往自由。無危險事也。吾其乘汽車由哥路仙(Carrousel)橋以經過路偉爾(Le Louvre)宮殿之廷前。噫。此何宮殿。無或爲高低冥迷之阿房宮耶。然而非也。斯宮規制之大。想世界間自古至今之各宮殿。鮮有及之者。吾聞羅馬教皇之華斯矜(Vatican)宮。既爲偉大的。而斯宮又大於華里昆三倍。宮之面積。十九萬七千西方尺。於七八百年之間。由巴黎城之各君主相繼建築或修理。自一千二百零四年。歐邱士達帝(Philippe-Auguste)因其故居而重修之。至一千五百四十一年。佛蘭梭(François)帝第一派建築技師黎骨氏(Pierre Lescot)繪圖以構成新宮。至路易(Louis)帝第十四。命路易里巫(Louis)

Le Vau) 氏及碧魯爾的(Claude Perrault)氏增其式廓。迨拿破崙帝第一世及第三世自一千八百零三年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由碧西繫 Percier 豐庫尼 Fontaine 倘昆司 Visconti 諸技師之手繪圖督工。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而工竣。遂成今日之宮殿規制。夫以一個宮殿於七八百年間。由歷史上著名之各大帝所主張經營。並由美藝上著名之各名匠所盡心製造。無怪乎若是之偉大也。某泰西文士遊歷高綿國。曾批評安古寺。帝釋云「此地非是爲一宮殿的。乃是長篇之詩。或一英雄歌之章雕刻於石上也。」蓋某文士極寫安古寺有雄偉離奇之光彩者也。然客之遊於巴黎城一覩路偉爾宮之光景。想亦可批評之曰。「此地非是爲一宮殿的。乃是一文章大段之傑作。而又爲駢偶的文體書於石上。其文含有唐辰四大文家雄壯純雅美麗莊嚴之文氣者也。」

前數日余遇某友。問及如西事。某友謂余曰。「君之視歐西文明者何如。余以爲歐西人之富強。特近今五六十年間耳。蓋近今辰代。彼方用其武力。東征西討。掠得殖民地。羅括海外之財歸來。以致其國之富強。若夫前此。安得有所謂古文化如我東方者也。」余於是遂舉巴黎城之各宮殿。如路偉爾宮。如訥耽(Notre Dame)大教堂。給某友一聽。某友遂醒悟謂余曰。「然則歐西之物質的文明。雖纔昌盛於近今之半世紀。而精神的文明。亦經久世代。非可邈視之者也。」

路偉爾宮之四面。連夾於各大街前面夾街之部份。長達一百六十七西尺。高二十七西尺。所豎石柱凡五十二柱。望之有巍峨的氣象。後面有一最廣之庭。昔辰供爲鬪馬場。今則爲花場草地。其間亦有豎以銅像。建以坊門焉者。且與廣庭相夾者爲一大公園。即爲古辰之上林御苑。其園名之爲綏禮利(Tuileries)園。規模體制較於力森堡園更大。

宮之外觀已若上述。然其內容又最爲花美。凡前代帝王宮殿。至今民國政府皆利用之。或爲博物院。或爲寶藏館。路偉爾宮亦正今日世界上最大之美術寶藏院也。院內所陳列之品。都是世界上最奇絕最珍貴之品。而此等品。乃由人類靈秀之腦所製造得來。至今盡羅致於一場。俾增古人之光榮。爲後人之樣式者也。余見其古畫也。古像也。每個之價值在億萬兆佛蘭。而此古畫古像之數。可千百計。則路偉爾寶藏院內之豐富。不問可知矣。雖然。院內亦分爲各部份。每部份有相連屬之屋。凡幾都名曰院。或爲繪畫院。陳列古今之各名畫。這院內又分置法意荷蘭西班牙德英等國之圖畫。或爲雕刻院。陳列上古中古復興辰代及近代之各石像。或爲陳列各國古物院。內分爲亞洲東方埃及非洲屬於天主教之古蹟。及各辰代與各國之陶冶器磁器銅器金器並象牙珠玉各器具。最珍貴最優美者。亦惟此繪畫與雕刻兩部份。恐盡數日之力。亦不能盡數其各陳列品之數目。吾儕一入斯院。玩賞移辰。方曉得泰西美術上之深意義。前此讀西書徒見作者讚揚美路(Mil)之石像。並羅若昆的(La Joconde)美人之畫幅。知其美則美矣。而心中殊未有所感觸也。况余生平素性。亦有不服歐人的美術之處。蓋余以爲凡歐人所雕刻繪畫。個個都是裸體之人形。特不過爲挑淫導欲之助。殊無何等意義。以歐人之寫眞畫本。與中國人之山水畫本。將對照。必吾儕以中國人之山水畫本爲可愛的何也。中國人放筆之畫本。原有自然之興趣。清高之氣味。靈活之景象。望之若遠若近。若空若色。能使我神遊於虛空玄妙之思想界也。然今得目擊泰西美術上之傑作。屬於古辰代之美術。則如路偉爾院所陳設之各品。屬於近代及今辰之美術。則如力森堡院及小巴黎院所陳列之各品。然後知泰西美術之精神。較與東方美術之精神。正有特別之點。泰西人以爲人類

者乃宇宙之中心點。非特人之能力可以分配宇宙。而人之一身亦可以形容宇宙無盡之秘。自由公理理想愛情。凡宇宙超形之思想。無不可以人類之形體而其尤者。以婦人之形體而形容之。鑲子上畫出婦人跳舞雙手飛揚之形。所以狀法國輕捷迅速之氣象也。印章上銀圓上鑄婦人倚柱以立之形。所以狀法律防範威嚴之氣象也。歐人以爲人形。皆可演寫世間凡百之光景。如寫清泉之光景。則畫一個裸身美人。髮垂於腰。形容窈窕而淒冽。若纔浴於泉中以出者。其間於無可形像之光景。亦可以人類之面容描寫出來。如紀念之心思慕之情。則寫一個婦人憑坐石上面帶愁容。仰視某某之一物。更有雙翼之神女。飛過其上。歐人又酷愛事寔。歆慕事寔。凡事寔上無不有美術在美術家之能以善技著名者。以其能寫真事事物物。其色相多密切於自國之方面。而且含有高遠精深之意義者也。如畫一採葡萄之女子。笑臉怡然。一望足知田家之樂趣。又如畫一個婦人。於日光西墜之辰。尙偃僂徐步于廣漠之田原中。以覓拾人家所遺之粟穗。試一目擊彼婦之愁顏。亦足知村民貧苦之景狀爲何若。或者曰。歐人固以人類爲重。凡事事物物都以人形描寫出來。此無容論。然其皆以裸形示人者。何意。噫。此一層。吾儕若作平情之論。請先抛却其裸體便是導淫之見地。於是試從寶藏院內之各畫幅各古像。細爲觀察。足了然於此中之意義。試如魯丁(Rodin)先生之石像一副。名之爲「思想的人」。世人皆公認爲現代雕刻家之絕品。斯像形容一裸身力士。坐於石上。以手支額。兩目眈眈注視一點。細觀之。則全身之各筋節。盡展而湊會於頭部。幾若合策腦官。以發明一個思想者。目擊斯像。余竊想世間之樸魯的人。雖一生未曾理會歐洲美術之真相。亦不暇刻責彼裸體人形之爲暴露。而自然感覺此石像爲有最高深之意義。今若使製此像。而加以大禮。

服大禮帽焉。堂堂鬚眉。楚楚衣裳。則令人望之。不過視為行路之過客焉耳。殊無何等意義也。

余因得參觀巴黎之各古院。而得知泰西美術之精神。余竊想我國之美術家。亦當細加研究也。由路偉爾宮出。直至綏禮利園。然後抵達一大公場。謂之為共和場。計世界之各公場。惟此地為最廣大花美。現今規制。即為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所整理。前面中央原前有路易第十五帝遺像。迨至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國大革命辰代。路易第十六帝莫利安梭尼斯皇后(Marie Antoinette)及帝黨與反對政府黨。共三千人。均於此被戮。噫。此場已演成一回流血之慘劇。故後人名之為共和場。亦歷史上之一奇事。并世間盛衰消長之一明鏡也。今日公場之中間。豎一個埃及石柱。高二十三西尺。重五萬四斤。原為埃及(Thebes)古廟之一石碑。於千八百三十一年。埃及王送贈於法國路易菲立彼(Louis Philippe)帝也。其柱方形。四面皆刻埃及古文。贊揚其國王林斥(Ramzes)第十一。於西曆紀元前一千三百年。治國之功業。竊想斯辰。這柱由埃及國載往法國。亦已費多工夫矣。公場之周圍。有石製之小亭。凡八。每亭置法國一個名城之像。取其各地。皆輶會於中央都城。以證明共和之義。夜間電光齊燃。儼然不夜城也。由共和場斜行。有一大通衢。名之為(Champs Elysées)大街。此即為巴京著名之大街。亦即為世界著名之大街也。於余將離巴京之前數日。余與阮文永先生乘汽車遊行於此街中。幾無曠日。余以為將與彼名都告別。則須再四往復。以深印其莊嚴壯麗之光景於余眼中。臨去躊躇。不覺秋波千百轉也。且彼通衢之莊嚴光景。最令人難忘者。惟斜陽反炤晚風徐來之辰。駛一副汽車。與千百兩之汽車競走於街面上。轉身一顧。則埃及之石柱突兀乎空間。而返視當前。又是焜煌壯大之一石門。無異屹然凌空之一大樓閣。此即為世界上獨一無二之北斗。

凱還門是也。夫敍述巴黎之奇工勝景。常以「世界獨一無二」等字稱之。無亦令人生厭。然而非誤用也。又非是記述家口頭之套語。如記述我國之名席各會。個個皆有最莊嚴最隆重之數語者也。這凱還門於一千八百零六年建立。以紀念大法之各戰績。然中間停止。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方告成功。建築之費。共九兆萬佛蘭。高四十五西尺。廣四十餘西尺。門之中心自地面上高三十三西尺。近年曾有一飛艇飛過其間者。周圍有雕刻各個戰局。這等雕刻相傳爲最精巧云。一千九百二十年。以無名將士之遺骸一部埋藏於門內。鐫之曰「此卽爲國捐軀之一無名將士的遺骸」。於是而此地遂成爲世人憑吊之場矣。夫彼無名將士能以一身代表千萬死義之同胞。令四海遊人經過其地。無不脫帽致敬。義士之榮譽爲何如耶。

輶集於凱還門的地點之大街。凡十二。其形如一星座散布之光線。故謂之爲北斗凱還門。由斯門直往有一個林分。樹木陰鬱。爲遊人遊玩之場。然而非林分也。蓋卽爲一大公園。面積廣九百西畝。栽植各種樹木。視之若深林一般也。其公園內有湖池焉。有街道焉。縱橫交錯。車馬馳驟。繹絡不絕。又有飯店。酒樓。舞臺。歌館。供爲遊客消遣之場所。入夜電燈如串珠。從遠的望不啻林際。一水晶宮也。雖然此地之來賓。其服用飲食大爲奢麗。非尋常遊客可能置足其間。吾儕惟有驅車迴環於前或後之兩面目。覩爲快耳。

旅巴黎城而不遊行於各大街上。殊亦遊歷中之缺點。蓋此各街。卽爲巴京最繁華鬧熱之部份。如 Opéra, Capucines, Italiens, Haussmann, Malesherbes, La Fayette 等街。卽爲貿易繁盛之各地點。吾儕試置身於庸上或大商店之中。無異墜身於人海內。蓋一大商店之光景。直不啻一都市之光景。人叢嘈雜。門路紛錯。高樓層疊。地道迂迴。或架空際而來。或經隧道而往。其離奇陸離之光景。寔不可以筆墨名狀。

可惜者。天涯貧士。腰無百萬金。任我所欲購置爲適耳。其他歡樂馳逐之場。如 Batignolles, Clichy, Rochechouart 等街。都爲客棧酒樓歌舞館舞場之地。此地已屬於蒙莫(Montmartre)部份。卽爲巴黎之平康里是也。各國之風流貴客。紈袴王孫。終日馳逐於此地者。不知凡幾。試爲之統計。則此地浪遊之客。外國人數更較多於巴黎城之人數。若不細察。而一概目之爲巴黎人。噫亦冤矣。

余之遊巴黎者。亦曾觀劇聽歌。此無容諱。凡 Opéra, Comédie Française 之大歌場。及 Capucines, Grand Guignol 之各劇場。皆有余之足跡。聞新劇之最優者。惟 Vieux Colombier 及 Sarah-Bernhardt 歌場。場中有 Sarah-Bernhardt 夫人。今年已八十歲。而歌調最爲著名。尙猶登壇獻技。余抵到辰。適伊場已閉門放假。不得不一覩夫人登場之丰彩。殊可引爲憾事。余注意觀察貴國之演劇。某一日於 Comédie Française 歌館觀演「富家翁學做顯貴」之一劇。則回視前年我國開智進德會所演之光景。亦無甚差別。彼此勝遜之間。特不過十之七八焉耳。無或古劇本。貴國人不之注意者乎。然各大歌場所演之劇。則我國人現下未易於模倣。何也。以其劇文遒勁而充贍。我國今日尙爲國文缺憾之辰代。恐難模寫得來也。惟可參酌倣效者。爲借景代言之短劇。蓋此劇之格式。吾儕可於語文之缺。借景以代之者也。一日余觀某大歌場所演者。爲摘某文士說部中之一事。其事爲某老婦。有一子被法律處以絞刑。明日將行刑。老婦因愛子切謀。爲營救向醫師而請之。曰。明早請於婦家療人病。且不明言其病症。若何。迨翌日醫師如約而往。則見一被絞之死屍在床。而婦以爲未死。力求醫師之療救。其醫師則明知彼犯法之罪人。已不容於社會。決無有再生之望。此固爲公理的。然見人之死。其母葡萄以乞救於我。我療治死人。以爲彼無罪之老母。解脫其痛苦。亦爲公理的。斯辰也。其老婦之悲愁危急狀。其醫師之感觸難自主狀。演者誠稱絕技。令坐觀客無不淚下。憶是日鄰坐之某夫人。於觀演中。忽掩面涕。

淚約十五秒鐘。可見悲劇中之神肖。雖然最神肖之處。則非是以言辭寫出。僅以形容光景寫出耳。

屬於這劇式之演出。全為短劇。僅一旦一角之手耳。且於悲劇之後。通常間以喜劇。而於劇場將終之辰。則所演之喜劇。多能令人破笑。蓋欲觀者於解散後。各有歡欣鼓舞之興味。此尤為有志於改良演劇者。不可不知也。

離巴京前之四五日。余遂遊觀各教堂。夫巴京之各教堂。大者小者可以百計。間有各個最為偉大美麗。誠可謂古辰建築之大工程。余曾參觀吶眈(Notre Dame)教堂。即為歐洲最大之教堂。又如馬的連(Madeleine)教堂。建從希臘古神寺之式。望之儼然。聖爾沙邊(Sainte-Chapelle)教堂。規模雖小。然相傳為哥哲(Gothique)建築的規式之傑作。堂內有十二尊徒之像。並五色之玻璃鏡。最為巧妙。聖瑞比士(Saint-Sulpice)教堂。建於十六十七世紀。參酌希臘古式。規模宏偉。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所建之(Sacré-Cœur)教堂。間有一鐘重量二萬六千西斤。聞前年有美國富豪。欲出重金以購此堂。而終不得。凡上所敍。均為有名之大教堂者也。他若最古之各小教堂。雖規模不甚偉大。然歷史家並考古派。嘗視為有最寶貴之價值。如 Saint-Germain des Prés, Saint-Germain l'Auxerrois, Saint-Séverin 各教堂。余皆一一拜訪。此各古寺間。亦多陳列古物。一入參觀。足知法國古辰之文化。所得於耶蘇教者匪鮮。自大革命以前。於一千年之辰光。法國之各藝術。都受尊教之影響。博古院之各古器。以寺院之祭器居多。並前古建築之大工程。都屬於寺院規制。今日雖自由思想之風潮。愈日愈膨漲。然法人亦未嘗忘却從古以來尊教培植文化之德澤。

巴京之勝蹟。綦多。余未能盡為觀察。即其間既身歷之地點。亦難能於本演辭內盡為敍述。今余既略述其遊歷辰見聞感覺之梗概。余亦請向列位略敍數月間在巴京之行為。前者已言。余歐遊之

主意乃以觀察貴國之文明爲目的者也。然此行公然爲馬賽城賽會之委員。故不得不於斯地與派部諸公爲數次之集會。如賽會落成及迎接屬地尙書迎接大法總統等日云者。仍禮成之後。余便返巴京居住。余抵到時。各學堂學會曾邀余演說。余亦欲乘此機會。俾貴國人知我越人之性質。並我越南之地位爲何若者。前後余之演說者五次。其他臨時會話者無論已。前一次在東方音話學堂。演述我越南音話之進化的光景。余講明安南國音與漢文之關係何如。並今日受法字法文之影響爲何如。第二次演說於屬地學堂。即於教習南來各行政官之學堂是也。此次之演辭頗長。並較爲關係的。余演述越南人自接大法保護後所懷抱之心理。大概謂初時因雙方之誤會而生出反對心。然此反對之事。特不過自然之公例而已。其後知自己猶多欠缺之點。故一心倚賴貴保護國。求其爲之開化引導。俾有一日得與世界上各民族放開眞面目者。嗣來各貴官之南來。人人皆以法越提攜之主義。兩三講誘。然欲此主義之達到。須雙方有利益均霑之途而後可。今日我南民族既以己國之自主權及人功產物付托於貴國。仁其利用。則貴國當如何籌劃施展。俾不負一個民族之希望心。然無論如何。我越南民族亦竭誠信仰。蓋我民族已確知法國爲世間之一個文明大強國。前此曾爲世界之其他被羈軛的諸民族多爲開放。何況今日對於宇下之屬民而不廣施濟度之手段者乎。第三次演說於東方愛友會。即爲愛慕東方古文明之巴黎人士所組織之會。此次演說敍述越南之各詩歌。並演譯越南諸歌謡及翠翹傳中之各絕句。結論安南國音亦世間一種有價值之音話。非若蠻野民之音話者可比。然貴政府所設立之各學校。以教導南人。乃不以南音爲教課。殊亦可引爲怪事。第四次參預巴黎地輿學會。演說屬於開智進德會之主義。最後之一次。則於法國翰林會倫理政治學班演說。斯回講說。正爲余遊歷中之最大幸事。亦爲余之最榮。

譽者也。以淺陋之余。安敢於此莊嚴之翰林會。發揮其自己意見。仍余有結識巴黎某文士。常與談論現今之關重問題。而某文士則多知交於翰林院諸君子者也。某文士謂余曰。君其可於翰林院之倫理政治學班。爲一次之講說。較諸其他各地演說方有影響及有價值的。余曰。僕固知其然。但以少人年於巴黎人士亦鮮有知我者。安得有參預翰林登壇演說之希望。公曰。無妨也。公將親行介紹於翰林會之永遠書記某先生。卽爲這會事務所之主任也。某永遠書記員名爲 Lyon-Caen 教官。現方於巴黎大學堂教法律科。教官接余辰情意最爲周諄。坐談移辰。某文士遂提及由翰林會演說一事。其始教官遲疑而謂之曰。翰林會於本星期內。僅尚有一次集會。另到暑假期各解散矣。而此次之集會事務綦繁。且除會中各地之通信會員外。會外人之演說者。均屬例外。他若東方之人。僅前年有一印度博士來此演說。然因某博士精於英話。而法話尙淺。故演辰操法語頗不洽人聽。以君所操之法語。殊可登壇一演。仍姑等余再思。並另設法預備。於是日有可以容君一登壇之辰隙與否。隔此數日。接得復書。邀余於星期第七。卽七月二十二日入翰林會演說。仍限以演說之辰間僅十五秒鐘。接書之日爲星期第四日。余不勝喜慶。乃預擬一演文。予以爲我國現在可以向人說明之問題。惟教育問題爲最關切。予遂從我國教育問題上作說柄。陳明利害之點。困難之著。並質求翰林會解決之意見。其大略云。我越南乃一古國。原有一個舊文化在。但此舊文化。至今已不合於時勢。須以新辰之文化融合之。方能於今日世界維持其生存。而此新文化。則我民族近來賴有大法國傳播之力。初辰貴政府之教我南人者。不過教之識淺近之法字。以供其命使而已。未嘗從文明學術上傳播也。近今方起始輸導以較前此稍高的之一種學問。然於傳播新學之事務中。貴政府未嘗爲穩妥之解決。使越南人前此無何等之規準。何等之歷史。則貴政府以歐化使

之渾化。以法字使之盡習。隨做得到處。即便施以同化之政策。亦無妨也。然越南之爲越南。非是等於精白無字之一紙張。可隨意任人所繪畫批寫者也。越南今日。卽爲已成文之一紙集。經千百餘年間所留貽者也。今欲以其他一種新文字。混寫於此文集之上焉。余竊恐其舊不舊。新不新。混亂模糊。適足使這文集遂成廢紙而已。故今日若對村間之少年輩。盡教以法字。如現下各法越場。則其結果。僅足使越南人反失却其越南人種。而未必能同化爲歐西人種也。嗟乎。此能不使越南人爲萍蓬無脚之一種的。其危險之景象爲何如耶。今欲避此等之危險。惟有一個方法。其法惟何。卽以本國文字教本國青年子弟。凡屬於小學之程度。普通之智識。先以本國文爲教育之根本。則爲最簡捷合宜。少年初入學。亦不至勞費時光。讀外國字。而此外國字他日若半途而廢。亦適成無用之學。少年人旣由本國文字學習。考得卒業文憑。斯時也。方選擇其有可從學到中學大學之資格。然後俾之入預備學堂。專習法文。然其教彼等以法文者。亦當從迅速的教法。質而言之。卽如法國人之學英文德文是也。若此學習。則於數年間可以通法字。得以入現時之中學場。非然者。如現時之教育章程。其卒業小學之輩。所學的法字。不足以之應用。而普通常識。亦無何等之領會。極至本國之音話文章。亦與之俱忘。是誠學界之危機者也。云云。

是日。余所說明關於教育問題之意見。原非新奇的意見。蓋亦南風誌中數年來所主張之意見也。雖然。得此好機會。向貴國之翰林院中。一回陳述。俾貴國諸名人。皆知我國之教育前途爲何。若余竊想。此亦非無益之談也。余得此幸舉。寔賴某文士介紹之力居多。而余之得結識某文士。又爲余遊歷中之一幸事。某爲道德宿學之人物。其待余也。何等忠厚。視余爲遠來之一友。而余視某

爲可敬可慕之一先生。蓋先生有高尚之資格。余所欽服於遠遊中得遇知已。殊可引爲紀念者也。聽者列位。今欲向列位盡述遊法之事。恐達旦亦不能終其辭。然本演辭言之已長矣。茲且暫作止。並因此結論道及斯遊對於余的思想有何等之影響。

余於將離巴京之時。同人已往馬賽。留巴京者僅予與阮文永君而已。予等兩人同宿於更深夜靜時。常烹茶對坐。泛談天下事。每論及我人淺近之見地。卑陋之性質。不覺爲之長太息。忽心中勃勃如火烘然。阮君亦與予有同情也。可怪哉。吾儕遊此回想在故國時之種種事務。其觀察地。忽霄壤判。前此視爲最關係最重大之事務。今則視之爲可鄙可賤也。吾人僅馳逐於無足輕重之事。爭衣爭食。爭名爭位。以烏有之物爲重的。而不知同是劣敗之一種。於毫釐得失間。何足引以自快自高也。歐人云。一置身於巴黎城。不啻腦智因之廣大。思想因之高尚。此語誠然。然未知吾等離此以返回故國之時。其腦智猶之乎廣大。其思想猶之乎高尚否。或者故態復發。未可知也。言念及此。我兩人不覺相顧而笑。予歸國後。列位愛予者。曾問之曰。君此行曾得何項獎賞否。予復之曰。將何所得。佩星乎。品銜乎。言及此。而予更增羞愧矣。以予對於社會。有何功狀。而得特別之榮譽。否。此行予亦有所得。然非諸君所猜之所得品。予之所得者。卽爲能放開余之眼光是也。予得知天下之真情勢。得知人類之真價值。得知何者爲高的。何者爲貴的。何者爲重的。並得知其平日之所視爲高。至今未必其高。平日之所視爲貴。至今未必其貴。平日之所視爲重。至今未必其重。質而言之。予固有予之所得。然殊異乎我同人所得之榮譽也。若謂其此行別無所得。而僅得若是。若是而已。則亦足以償幾日間在印度洋彙浪之苦。

廣平順江陳孟檀樂園寄稿

# ○初學漢文課法（續十四）

## △第三十節 議論之介遺字

（續前第六十二期）

物必藉光而成。色暗中之色未嘗見也。物必因動而成。聲靜體之聲未嘗聞也。君者民之表也。表正則影隨。未有德化躬行而民風不陶於禮讓也。民者國之本也。本固則枝榮。未有烝黎愛戴而國勢不奠於泰盤也。未有與未嘗義同。但用於功用字上。則曰未嘗。用於名目字上。則曰未有。地形本圓。水面隨之而凸起。故望來船於洋面者。未嘗不先覩桅尖也。光行甚速。無物可以相當。故聞雷響於空中者。未嘗不先見電光也。國猶車也。而民則車軸也。車軸軟而欲馳遠地。未有不遭覆隕之危也。國猶船也。而民則船板也。船板薄而欲駛重洋。未有不遭風濤之患也。今日之洲島。固皆陸也。安知昔日之非水洋乎。今日之洋洋。固皆水也。安知昔日之非陸地乎。支那礦產。固太多也。然採取者衆。安必豈必日後之可足用乎。南圻粟米。固太多也。然聚食者衆。安必日後之可常饒乎。猶云事親語。事理則曰安知。功效則曰安必。宋太尊迫藝祖於寢榻。安在其爲從兄之敬也。唐太尊迫神堯於海池。安在其爲事親之孝也。見黎之孝安在安知非昔年服鄭之兵丁也。用人之道。譬如用器。微庇寸朽。安必非民猶水也。載舟亦能覆舟。故斬木揭竿者至自焚。故焚府戮人者。史謂即降秦之衆庶。安知非昔日降秦之衆庶也。兵猶火也。不戢必支。廈良材也。娶婦之道。不可用色。粉面紅顏。安在非傾城姿相也。人之行遠。必須自邇。一蹴雖短。安知不可達千里之途。物必積小。而後成大。一簣雖少。安必不可成九仞之山。川源雖小也。而長流不息。安在不可成學海之功。星火雖微也。而虐焰所薰。安在不可成燎原之勢。顏子非無文學也。但不如德行之長耳。子夏非無德行也。但不如文學之長耳。非無二字常用於名目字上。我國之地。

一萬法

非不廣也。而山林尙多遺利。

我國之民。丁口十七光餘

非不衆也。而進化猶是少遲。

非不二字常用於指明或功用字上

巖巖泰山無非石也。

茫茫大海無非水也。

無非二字常

居名目字上。

歐洲之人面色無不白者。

亞東之人面

色無不黃者。

無不二字常居指明及功用字上。

人情莫不欲安。

人情莫不欲逸。

莫不二字惟用於功用字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莫非二字常居名目字上。

地面江河何者非水道之所注決乎。

地面江河何者非水道之所注決乎。

天空雲霧何者非水氣之所化成乎。

或作何莫非三字。義與此同。惟何莫非三字所用之一句。其句末或用乎字。

夏桀肆虐而雲霓望湯商紂毒痛。

而玄黃紹武寧非人心之思治耶。

寧非二字。疑詞也。或作意者及莫是。義並同。

南北紛爭而唐太出五季擾亂而宋祖興意者。

天心之厭亂耶。

士變來守交趾而詩書教民豈非南交之學祖乎。

丁皇卽位花閭而朝儀設

立詎非正統之首君乎。

我越人民得被華風謂非二守王廷錫光之功乎。

我越人才得除守令謂非

二李李琴之功乎。人間私語天聞如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是故因是君子慎其獨也。

蟻孔雖小

可以潰隄。

星火雖微可以燎原是以之故。

君子謹於微也。

歐洲之人多好動惟其只因猶云

文明進步能造成世界之奇功。

承上文一氣串下者。多用惟其二字。若所接之上文不與同意。而欲遠承再上之文氣者。當用然惟其三字。

亞東之人多好靜惟其好靜也所以習故安常僅能守

前人之法度。

承上文一氣串下者。多用惟其二字。若所接之上文不與同意。而欲遠承再上之文氣者。當用然惟其三字。

(未完)

◎ 談 國 內 之 部

中 坊 大 學 堂

珠亭 阮 豐 賴 原 稿

中 坊 大 學 堂 之 設。其 所 以 偿 我 中 坊 人 民 後 日 最 大 希 望 之 結 果。蓋 猶 視 乎 諸 政 治 師 範 家 的 教 育 方 針 何 如 耳。惟 中 坊 大 學 急 宜 成 立 於 中 坊 之 今 日。此 又 足 以 供 吾 人 今 日 一 大 研 究 之 問 題。蓋 就

(長談) 國內之部

百五二

其情勢論。則南北圻人民離舊學而傾向於貴保護的新教育已非一日。若中圻則科舉雖已廢。舊學影仍存。其關於民治非新舊並用。概戛戛乎其難。一千九百十一年間。貴保護國家已設立候補場選科目中人入學。然而科目中人概皆精通舊學策以新學研究日淺。迨一千九百十九年間。又改候補場爲高等法政。而高等卒業生比比皆法文多漢學少。求其新舊兼通。以適今日民治之要求。蓋不得不待揭蕡於今日。將籌備成立之中圻大學堂也。我皇上與貴欽使大臣籌之熟矣。一番振整。立此學堂。蓋欲得仕宦人才。以充民治之責。其學堂教育尊旨。則以哲學倫理補政治之精神。地輿歷史存政治之備考。文章詞帖爲政治之英葩。尊教風俗究政治之沿革。刑憲禮法儲政治之材料。謂之補習政治專科。意義頗屬正當。學堂監督官已擇確有名望學識之學部大臣申大人與貴保護督學官低披夏大人充該學堂總理。至如附屬教員。何員具資格者。另由本堂貴保護督學官選擇。學生歲俸規定年六百元。入學規式以本處學生由河內高等法政場卒業爲定格。惟以學校一新創立。學生之數尙少。故准許何係由各高等學堂卒業。均得情願投校。二年卒業出校。另補府縣之缺。又奉規定中圻今日以後。凡屬府縣蒞職。並其他與府縣相當之職。無論中外。均由該學堂卒業選用。究之國家政治區域。惟府縣爲最親。民府縣有全才。民治無缺點。今日中圻大學設立。所以爲我中圻人民政治機關起見。這學堂有成立之一日。我中圻人民有償希望之一日。這學堂有一日之結果。我中圻人民有一日之幸福。風聲所至。我中圻人民今日正可歡欣鼓舞馨香慶祝。併看大學校之懸旗。

〔改正〕

本誌第六十四冊第百零二張。第十三十四行御製詩有「問寢三朝誠已虧」之句。內遺一「朝」字。茲請補正。